

泌尿科戰士

女演員若干人

一、

— 外子是一名遠近馳名的泌尿科醫師，長久以來，他都是我們這個社區裡公認的，視病如親的，好醫師。那是一個襖熱的夏季午後，外子因為沒有預約的病人，決定將診所短暫地熄燈，小睡一番。一個擁有八塊腹肌的原住民青年，卻在這個時候，悄悄地進入了外子的診間，一步步地，帶著強忍住的喘息聲，接近，接近外子。好友 K 是外子診所裡的護士，是她親耳聽見的，外子在自己的診間，和那位原住民青年發生了一些必須帶有啪啪聲，時而又轉哼哼聲的運動。那時，我不忍卒聽，希望好友 K 能閉上她的狗嘴；但事實卻是如此的殘酷，我的醫師丈夫，和一位剛剛認識的新病人，就這樣私相授受了起來。我於是用半秒的時間，將整副舌頭放進了好友 K 溫熱的口腔裡，一邊轉動著，一邊用指尖解開她中年女護士特別愛穿的雪紡紗洋裝的鈕扣。

— 我將要成爲。

— 轉動的同時，我在心中暗忖，雖然說夫妻之道總是需要智慧才能經營長久，但是如果每一天，都能夠多愛自己一點，那才是身爲女人，真正的樂趣吧？自愛才能獲得尊重，在婚姻關係當中，又爲何總是讓女人當弱者？

— 我將要成爲。

— 於是，我又在一次在心中暗忖了一次，如果這個社會，每個人都能夠爲彼此多付出一份關懷，很多問題，是否就能迎刃而解？

— 泌尿科戰士。

二、

— 我，現在在百貨公司，當一個電梯小姐。那日下午，都沒有人來逛街，好不容易，有一個人來搭電梯。唔，是帥哥啦，唔。我就只給他一個人服務，一起關在同一臺電梯裡面，唔。忽然間，啊，電梯裡面全部暗掉了，沒有燈，暗掉了。都沒有在動。我就按按按，按那個緊急求救的按鍵，都沒有給我反應。好怕好恐怖，電梯裡面黑黑的，什麼都看沒有，好怕好恐怖啦。我按按按按，不小心腳歪了一下，手就按到後面那個帥哥的，唔，胸肌。帥哥的胸肌，硬梆梆，一顆，兩顆。被關在這個電梯裡面，都沒有人來救，也不知道會不會掉下去，一想到，我一想到我就覺得好恐怖。我就說，帥哥，好恐怖。他就緊緊的給我抱下去，我也緊緊的給他抱下去，摸到他的腹肌，一顆兩顆三顆四顆五顆六顆七顆八顆，八塊肌，帥哥的八塊肌。唔，這個電梯裡面，越來越少空氣，空間，漸漸就給它熱了起來。帥哥，我們不能夠再這樣下去，會中暑。我來幫你把衣服一件一件解給它開，你也來幫我把衣服一件一件解給它開。在這個電梯裡面，都沒有空氣，我們兩個就越喘越大力，唔。反正又看不見，我們就把衣服全部都解開，唔，帥哥，你一不小心，就碰到我的，唔，被你一碰就跟你的一樣硬梆梆。不過你的是一整副都在硬，我的只有硬前面的一點點，唔。

— 全館年中慶，滿五千送五百來店滿額免抽獎又送。

— 在這個電梯裡面，都沒有空氣，越來越悶熱，唔，我就越來越喘，越喘越大聲。帥哥，我不是故意要吵你，是說我被關在電梯裡面，都沒有水可以喝，唔。在這個電梯裡面，被關起來，走不出去。我就不小心給它嘴巴有點乾，因為電梯裡面，空氣越來越少，都給它沒有了，我喘氣喘到嘴巴乾。我就說，帥哥，我嘴巴乾。沒有燈看不見，帥哥你不知道哪裡拿出來的水管，就把它給它放進我的嘴裡面，唔，帥哥的水管，熱熱的，唔。

— 全館年中慶，滿五千送五百來店滿額免抽獎又送你紐西蘭原裝棉羊油純淨無汙染在豐饒大地之上，玉山卡友獨享免抽再一發高級四季蠶絲被抗寒好收納現賺 4980，暖呼呼攻頂前晚排雲山莊他 26 歲的雙手遞來一碗暖呼呼的紅豆湯暖呼呼。

— 帥哥的水管，在這個電梯裡面，沒有燈，我看不出來是哪一牌，唔。帥哥，你的水管也是很硬，放進我嘴裡面，很難受。我說，帥哥我嘴痠，你就把水管拿出來。你拿出來，我又嘴巴很乾，我就說帥哥我嘴巴乾，你就又把水管放進去。放進去我嘴又痠，你就又把水管拿出來。拿出來我又嘴巴乾，在這個電梯裡面，被關起來，找不到水喝，帥哥我嘴巴，一直又痠又乾又痠又

乾又瘦乾，唔。

- 全館年中慶，滿五千送五百來店滿額免抽獎又送你象印精品小電器五選一各有優缺純憑喜好，聯邦卡友獨享免抽再一發康寧微波專用精瓷碗盤組，冷冰冰特地去美國生的女兒冷氣吹到滿月從小過敏性鼻炎對我也是冷冰冰。
- 結果我還是沒有喝到水，帥哥，唔。被關在這個電梯裡面，看不到，也漸漸是沒有空氣，如果就這樣死掉要怎麼辦？帥哥，我不要死掉啦，好恐怖。我在這裡，當一個電梯小姐，每天都給人家祝您購物愉快。電梯門開開關關，就一直您愉快我不愉快，唔，帥哥你今天有沒有很愉快，唔？你如果愉快，我們等一下就電梯上樓上樓電梯上樓，如果你不愉快，我們等一下就電梯下樓下樓電梯下樓。在這個電梯裡面，被關起來，卡住，都沒有在動。帥哥，你要到幾樓？
- 全館年中慶，滿五千送五百來店滿額免抽獎又送你點睛品真愛台灣純金吊飾，台新卡友獨享免抽再一發台鹽綠迷雅全新靚透精緻禮盒鬼才要的東西。軟趴趴當初跟你說飛彈不會打過來根本就不會你在發什麼鬼神經什麼鬼神經，軟趴趴。新店那房子現在值多少，你有沒有種去算一下？捷運才剛要蓋好而已剛要蓋好，隨便一頭豬走過來叫你賣你就賣，他媽一事無成軟趴趴的男人。要不是今天從北二高開過來，我也不會記起這些混仗傷心事。他媽都是些廢物，沒路用的廢物。
- 噢，帥哥，你選擇了上樓，噢，上樓電梯上樓。很好，帥哥，我們就一起來上樓一下這樣，電梯上樓上樓電梯上樓上樓電梯，上樓。
- 這電梯死了是不是？一樣下作，全都一樣！如果不是當年被你倒了那一個栽蔥，老娘今天買的更痛快。跟你這個軟趴趴的軟趴趴的男人到底值得了什麼？你滿足過我什麼？陪著你東奔西跑這麼多年，看你人前老大人後抱著我大腿求救就是感覺噁心，你他媽檢討了自己什麼？過街老鼠。電梯是病死了是不是？操他媽的王八蛋，操！
- 唔，燈亮起來了，看到帥哥脫光光，唔，有八塊肌，唔。再看一下，臉黑黑的是原住民，好帥。唔，明天就要年中慶，我還是一個電梯小姐，帥哥，你還是不是一個帥哥，唔。
- 他媽當年一碗紅豆湯，我還以為他那雙手是硬的，是硬的！操他媽。

三、

— 有一陣賺吃查某在街路頂一字排開等人客，一個阿嬤就從她們身軀邊行過。不過，阿嬤有淡薄好奇，續就來去問她們在排什麼。其中一個便真不耐煩地講：「排隊領糖仔啦！」阿嬤想說，既然有糖好領就不應該相輸，也就對佇在那裡等了起來。十分鐘了後，警察就來掠人囉。一個警官看到阿嬤也佇在當中，感覺真好笑，續來問伊：「奧巴桑，你嘴齒都沒去了，還可以來這排喔？」阿嬤非常生氣，便回：「你嗣細不識代誌，我沒嘴齒，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男人老去十大罪狀，十大罪狀。第一、頭皮的臭。

— 90年波灣戰爭那一晚，我從電視上看見無垠的夜空千萬道橙黃色的亮光掠過，好美，他把精液射在我臉上的時候我想起這個畫面，他射在外面，因為我懷孕了。那晚我夢見源源不絕的石油從我身體裡流瀉，很快地傾瀉滿整座城市。或許，如果這是真的，我就是個能阻止一場戰爭的人。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第二、便溺時的悶哼。

呼吸器的聲音。

— 可是，我們至少能做到政次啊，我就這樣鼓勵他。我說沒有關係的，這一次讓他去出頭，他長的好看阿，有什麼辦法。但你不一樣，你沒有賣相，不會有人拿攝影機拍你，這是事實吧？讓他去出頭，那只是一時的。長官知道你的才能才是重要的耶，我這樣跟他講，你要在他身邊，讓他知道你從來不想出賣他，是不是一定可以坐到好位子，至少是政次啊。為什麼？因為我們不輸啊！

— 第三、肺裡的痰。

— 欸，這期的商周，澳幣不要再買了。好像是在講澳洲他們那邊那個鐵礦啊，快挖完了，資源優勢不再。

— 他媽媽就把我牽過去，她這樣說，她說：「你不要在他旁邊煽風點火了啦，發生什麼事情你怎麼知道？你為什麼要知道？那麼想知道給你去開會就好了！」把我當她孫子一樣在罵。啊我是做了什麼？我不覺得我做錯了耶？我關心我丈夫耶。他媽的意思是怎樣你知道嗎？她說，一邊是關起來的會議室，

一邊是可以打開來的報紙。關起來的就是不給我們知道的我們就不要去想它，打開來的就是要給我們知道的我們就看到再回去問。哈聽到這個理論我覺得好好笑，他媽媽，有時候很可愛。

— 稀土啦，稀土啦。講來講去還是中國啦，神經病。啊全世界八十趴的稀土資源都在中國啊，欸，現在一支 IPHONE 裡面，需要多少種的金屬去做你知道嗎？就跟以前石油都在中東一樣啦，都是讓這種奇奇怪怪的地方佔有這種關鍵性的資源啦。台灣喔，台灣有地瓜啦台灣。

— 他，我老公，就跟我說：「反正你就閉嘴啦！」大清早耶，我就知道一定有問題。馬上，我跟你講，他的車屁股一不見我立刻衝下樓，不騙你，我用衝的阿哈哈哈哈哈，去買蘋果來看。結果沒事情發生。兩個小時之後，電視還是爆出來了，改組的時間表。那你說你看到這個要怎麼辦？他長官就真的在名單裡面啊。那怎麼辦？真的要我閉嘴？

— 不要講，講來講去還是中國啦。

— 第四、鼾聲。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我跑上樓，他媽就問我在喘什麼，我說要改組了。她從椅子上跳起來，你去看那個樣子，好像看見蟑螂。阿哈哈哈哈哈。生活起來是真的覺得，有很多的回憶啦。不過，我們中間還是有一條橋，他兒子，我如果要愛這個女人，我要經過他兒子；她也一樣，要經過我丈夫才能愛我。現實啦。而且她太好鬥了，有的時候，可能在尋常家庭只是一個小小的不順遂的事，我們家就必須被她刷的一下，直接剝下來一層皮。分開之後，我才知道原來被一下剝下去的是我的尊嚴。

— 水資源啦水資源啦水資源啦，水資源議題之前不是很好做？現在在哪裡。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

— 第五、沒有稜線的肩膀。

— 我挽著她的手去髮廊，因為那一次，我要把頭髮剪短。如果我剪短頭髮了還

是在浴室裡面看到那種根本就不屬於我的長捲髮，我就馬上……但我沒有跟他媽說，我挽著她，陪她去燙一個很漂亮的頭。我去把頭髮剪短。

— 因為西藏冰川現在都在融化了呀，跟你講，影響很大。你看，中國多少人，印度多少人，兩個世界用同一座山的水在生活。

— 果然他長官被刷下來了，果然的很不果然，那時候我們全家都在想，怎麼可能！黨部來一通電話，參選看看吧，想要的話從市議員開始做。參選我算有經驗啊，我就跟他說，不然你選選看吧？他腦筋就轉不過來，從中央轉到地方覺得人家是在羞辱他啊，他覺得，我叫他去選更是在羞辱他啊！他就直接舀湯的大湯匙抓起來砸在我臉上：「就跟你講說閉嘴妳沒聽清楚嗎？」砸在我眼窩上。我原本以為他媽媽會在這個時候把我拉到旁邊，開始：「就跟你說不要再講不要再講，為什麼一定要現在怎樣怎樣……」結果，我只看見她，背對我們兩個開始顫抖這樣，我不是沒看過她哭，只是沒在我們面前。有機會我會去問她，媽，那一次，你是在哭他被拔官，還是哭我被打？

— 第六、僵死的喉結。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

— 滿滿的石油礦，聽說就在阿富汗有好幾億桶已經被找出來了，這就是現實。我多希望有一天啊，這其實是我的夢，我們的那些窮邦交國都有好幾億桶的原油被找出來，還是我們自己去幫人家找的。哇，到時候誰敢看不起我們啊！

— 我不指望那個男人會打一通電話來，說我做錯了，說我們該如何重新開始。原則上，我知道自己正在背負一個罪名。但他打了一通電話來，不是說我們的事，他說，媽後來就病了，那天晚上他簽了三次病危。我都不知道。可能，當天就會走，幹，現在才，告訴我。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

— 帛琉的外海，薩爾瓦多的叢林，忠實的朋友。

— 第七、女人一般的臀。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第八、白色的手。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

— 閉嘴，我對自己說，所以後來我只是把從排水孔挖出來的長頭髮裝進信封袋子裡，放在他媽媽的床邊。枕頭套哭到全都是眼淚。很顯然他從沒想過她兒子有一天會那麼用力拿東西砸我，也或許，是我自作多情。隔天一早我就陪我老公去打脈衝光，他是，是長的真的夠老夠醜的了，大他一輪的前輩都比他上相。哈哈哈哈哈。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我挽著，妳的手，躺在沙發上看型錄。我說不然買一個消眼袋的療程好了，嗯？妳就突然靜靜地，用力地握著我，跟我說，不然，我就先搬出去，沒有關係。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那妳怎麼辦？呼吸器的聲音。更大聲。那妳怎麼辦？

— 第九、擴散的來的眉尾。

— 第十、吹不起來的屁。

呼吸器聲音停止，長沉默。

— 最後我還是搬出去了，是不是。卻接到了那樣的一通電話。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 續不知還會曉用含的？

四、

- 趁著黃昏尚有天光的時候，我與外子相偕到住家附近的河堤散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彷彿正是在訴說著我倆目前的人生景況。走著走著，我使用斜眼覷見了上次進入外子診間的那個擁有八塊腹肌的原住民好青年。光線還算充足，我用這機會打量了他一番。185 公分，體重 73 公斤，跑起步來，強而有力的公狗腰甩呀甩呀，把我的心思牽著就甩到了九霄雲外。外子彷彿也發現了我的改變，便對我說，極品啊。我連忙點頭稱是，超正的。
- 被帥哥淋尿。
- 打聲招呼，年輕人其實溫和有禮貌，對外子就像父親一般地敬愛。他倆淺聊，這才發現原來這孩子是附近大學體育系的學生。這也難怪，從他接近了我們開始，徐徐的張狂的汗味便朝我撲鼻而來。那味道並不討人厭，不酸不臭，而是宛若蠻荒大地上泥土被艷陽烤乾一樣的，太初之味。啊！一種像是憋尿一般的感覺一點一滴在我下腹舒展開來，每吸一口，那感覺就更緊湊了，啊。猛然驚醒，我不是在憋尿，那是一道強大的電流，在我的裡面，啊，瘋狂亂竄。超爽的。
- 帥哥好無聊，抓我去淋尿；脫光光淋尿，邊淋還邊笑。還要逼我喝。
- 身為人母，身為人妻。我必須時時刻刻把眼白拉回眼瞼裡面，拉回來，不能忘我，不能爽。可是那股電流還是一陣陣向我侵襲而來，每一次的震動，都像是深水炸彈一樣驚悚。我掐住外子的左手，慢慢地搖擺，藉此，舒緩這一切不請自來的狂亂。
- 喝帥哥的尿，一口接一口，表面上要很不舒服，其實內心，超爽的。
- 卻有一個疑惑，讓我深感不解。看著他，我在心中暗忖，這樣一個健壯的男孩子，到底是什麼原因成為外子的病患？為什麼，如太陽般炙熱的他，會去看泌尿科？到底為什麼？
- 尿都喝完了，我將要成為。
- 到底為什麼？
- 我將要成為。

— 我在心中暗忖。

— 泌尿科戰士。

五、

- 我，在海巡署上班，是個敬業的機動海巡隊員，警佐三階上士，帥爆。每天我扎起帥氣的馬尾，穿上釣客看到會漏尿的橘色海巡制服，執行捍衛國家近海資源的偉大勤務，根本帥爆。大海就是我的故鄉，就是我的鄉愁。浪，就是我的呼吸，我的心跳，帥到爆。浩瀚啊！東海就是我的辦公桌，底下有龍宮，也有石油。我不是一般的 OL，我穿上繡著我名字的橘色帥氣海巡制服，站在船上，是一名好警官，好水手，帥的爆開的一個女人。
- 龍應台，這女人你說能有什麼辦法讓別人給記得？她也不是老公放火燒自己也不是說老公得肺腺癌你看過她老公嗎看過嗎？沒有辦法。她老公，只不過就是一個普通的走在路上的德國大叔一聽就有一種胖子的感覺你能不這樣覺得嗎？像這種女人沒有什麼辦法去讓別人記得，我們只知道她老公是個德國大叔一定很胖沒事就會拿著一整大桶的啤酒走在路上邊走邊喝越喝越胖。這就是龍應台。所以大家沒事就罵她一下這是正常的，這女人沒一樣東西可以讓人記得這女人沒歷史，這女人沒人愛過你說大家看她不爽怎樣怎樣其實根深蒂固因為這女人，沒人愛過一定是來騙錢的大家怕她來騙也是感覺對的。
- 晚上，一個人的巡防艇，讓夏夜海風把我帥氣的馬尾一節一節梳開來。不遠的地方，一坨黑黑的東西在水面上載浮載沉，是什麼？噢，是漂哥，我不怕漂哥，海巡將士是國家各大近海領域的保母，不管你是什麼原因變成漂哥，不管你欠多少錢，不管你得罪國家多少次，還是你只是單純走在中興橋上一不小心跌倒然後就整個人掉下去。只要你變成漂哥，國家就有信心，把你撈上來。根本帥爆。
- 爸爸：／比較愛哭，哈哈哈哈哈，被關在琴房的時候也都是他來救我們的。後來媽媽乾脆就把門鎖起來，不讓爸爸進去。
- 這女人，根本就不能讓別人記得，或者說她也不屑讓別人記得，她以為她自己很厲害，真的是這樣嗎？這女人以為自己很厲害很聰明超級跩又超級秋，有多秋？她只不過是幫某一個走在路上邊走邊喝啤酒越喝越胖的德國大叔生了兩個混血兒寶寶而且長的都不怎麼樣，能生到混血兒居然還可以長的不怎麼樣，這當然也是因為這女人本身就長的不怎麼樣，所以就算去跟德國人交配還是會生出長的不怎麼樣的小孩子你就認命吧哈哈哈哈哈。這樣的一個女人能有多秋？她到底，是在秋什麼秋，是在跩什麼跩，在秋什麼秋？所以說這女人，因為這樣，凡事只好都靠自己。畢竟走在路上的肥胖德國大叔，從小日子就過的很爽，根本不知道台灣新聞自由的困境，這女人根本就不知道台灣的新聞自由是多少人犧牲生命才能換取來的。這女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

上有一個男人會爲了讓自己的同胞能夠在將來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並且完全沒有生命財產上面的威脅，他焚燒了他自己，真正的焚燒，從頭到腳灌滿汽油，點了一把火，真槍實彈的自焚。這女人，根本就不知道，她從頭到尾只想著她自己，這樣子的一個女人，根本不配讓別人記得，況且她也不在乎別人記不記得她。這女人，一心只想告訴全世界她凡事都靠自己是有多跩有多秋。這樣的一個女人，根本就不配。

— 漂哥，你爲何漂泊？來，不要怕。我是海疆上人民保母的代表，你爲何漂泊，爲何還不回家？不用害怕，我現在，就來把你撈上來。噢，這一具漂哥，是一個年輕人，年輕的漂哥，黑黑的身體，沒有穿衣服。疑似帥爆。

— 當胡阿姨，

— 所以我說這女人你半點都不用再幫她想了，她根本就是只爲了她自己。她根本就不知道台灣現在的民主自由是用多少條人命去換來的。有人被燒死，有人被槍斃，有人被丟進海裡淹死，我說這女人，她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她根本沒有心想要知道。這女人，到底有什麼了不起？她老公只不過是一個走在路上邊走邊喝啤酒越喝越胖的德國大叔，我才不管他們兩個麼認識的，一定也不是什麼讓人印象深刻的故事，關於這些故事，這女人一項都沒有，她從來沒有活在恐懼之中，她從來沒有活在深不可測的黑暗之中，從來沒有過思念從來沒有過依戀，從來沒有把對真理的追求和對愛情的追求放在同一個水平面上，我猜她根本不懂什麼叫愛情。她只是想去德國跟人家生一個混血兒寶寶因爲自己長的有點醜去那邊矯正一下沒想到小孩還是一樣醜，啊哈哈哈哈哈。畢竟在他們的那個年代，要去德國很難，要去跟德國人生混血兒寶寶更難。這女人，一心只想證明自己把這麼難的事情做到了超級秋，結果到最後還不是爲了她自己，像這樣的一個女人，根本沒人會花力氣去記得她，沒有人會花力氣去記得一個暢秋的女人。這樣的一個女人，根本就不配。

— 叫我寫文章時。／如果妳們還同情媽媽，就請早一點回家！

— 年輕的漂哥沒有穿衣服，身體蜷曲著。來，我們先把身體慢慢地舒展開來。年輕的漂哥，不多見，基本上帥爆，讓我慢慢幫你把彎曲的身體舒展開來，看到了漂哥的正面，八塊腹肌。帥到爆，帥到炸開啦。不過漂哥你不用害怕，你已經上岸了，讓我看一看，沒有了脈搏。這樣一個獨自留守的夜晚，我，身爲國家近海疆域方面人民的保護者，雖然沒有人在看我還是不會因此將標準作業流程給怠惰。漂哥，我來幫你 CPR 三分鐘，雙手放在你心臟的位置，噢，漂哥，爲何你在海上流浪了那麼久，胸肌，還是如此的堅硬？

- 能幫你的，也只有這樣了。
- 那她到底在秋什麼我不懂她到底在秋什麼？這女人，有哪一點值得讓自己驕傲？有嗎？有嗎？有嗎？什麼那些五四三的通通都不用再跟我反駁了，這女人，根本就不配。她老公只不過就是一個聽都沒聽過的德國胖大叔拿著啤酒走在路上邊走邊喝越喝越胖搞不好胖死了現在然後根本沒人知道，沒人知道德國胖大叔當年怎麼樣追求她有沒有很令人感動，沒有人知道。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值不值得讓一個男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仍然苦苦地為她守候，當然，我們更不知道她經不經得起自己的男人隨時都有可能將生命給失去的恐懼，既然這樣那你說她值得什麼？這女人，在跟德國胖大叔愛情正在交織的時候有沒有想著為自己的家國做些什麼，沒有。人家的老公去自焚，你親眼看到一具焦屍，自己還要將這份悲憤跟整個國民分享，不能說自己關起門哭一哭辦喪事，因為人家的好老公，是為了所有台灣人民而死。還有人的老公好不容易出獄，變成民主英雄，卻罹癌，但是仍然不放心子弟兵選戰會打輸，你不能說老公得了癌症不讓他去給別人站台，你要去扶著他上台，讓他跪在所有選民面前，好老公沒過多久也死了。這女人，老公沒死過，完全無法解釋自己可以怎樣去愛台灣人民，畢竟她連自己的家庭都不能付出這樣程度的愛，所以我們說這女人根本就只想著自己，正確無誤。所以我說像這樣子的一個女人，她根本就不配。
- 當胡阿姨叫我寫文章時，我不知道要寫什麼，但是，最後我決定，什麼都不要寫，只要我常想你就好了，對不對？
- 這就是心肺復甦術，是不是很帥？漂哥，你不要害怕，雖然你看起來沒救了，但身為國家近海疆域上人民的保母，讓我來幫你把空氣灌進你的肺裡面，來，漂哥，輕輕打開你的嘴。嗯，我說漂哥，你的嘴裡怎麼越來越熱？不，漂哥在海上漂了那麼久，早就氣絕身亡。漂哥，你的舌頭何以如此瘋狂的纏繞？咦？咦？不可能，越來越熱，不可能越來越濕，不可能越來越溫暖了漂哥，何以我們的舌頭如此之相交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無可能耶。漂哥經過了我用誠意以及專業所執行的心外按摩以及人工呼吸之後，居然恢復了生機，激烈地帥爆開來了。
- 所以我說，這女人，根本不配在朝為官，賤貨，賠錢貨。
- 漂哥，你生命的復甦是我國近海防禦史上的一記大大的功勳，熱情啊，飄哥。只是說，漂哥，你的生機是否恢復過了頭，你的生機，咦，就在那裡慢慢地勃發了。噢不，漂哥你就這樣勃發上來了，太誇張，不要鬧了。我身為一個國家近海疆域上安全與正義的代表，我現在可以告你妨礙公務，可以嗎？可

六、

— 好友 K 是大學同學裡，最早結婚的女孩。以前在校時期，我們幾個姊妹總是膩在一起，形影不離，而 K，又是這當中與我最最親密的一個。我時常有這種錯覺，恍若 K 就是我的親妹妹一般，而這感覺，就算在畢業後也不曾有絲毫的消退。時光荏苒，如今三十年過去，我和 K 都從當初穿著 AB 褲高談未來的少女，轉瞬就變成了老太婆。想當初，K 結婚時，大家都還年輕沒有積蓄，禮金難免寒酸。K 不但不計較，反而對於包得比較多的同學還故意地生起悶氣，如此表演，無非就是她另類的厚道之法。後來，K 的丈夫在工作意外中失去了性能力，那時她們才結婚三年。爲了丈夫，K 找上了當時在台大任職的外子，那個時候，外子雖然也算是主治了，卻是醫院裡面少有的單身貴族。在當年，成爲醫生娘是護理系眾多女孩求之不得的夢想，而我對於終身大事，其實抱持著隨遇而安的心態。好友 K 看不過去，顧不得自己的丈夫可能不能人道的這個困境，一心只想幫我倆撮合成一對。後來事情有了結果，我就在眾家姊妹羨慕的眼神堆簇下，將下半輩子寄託給了他。幾年後，白色巨塔內的茶壺風暴，外子遭受牽連，一向硬頸的他，憤而辭職，決定自行開業。執子之手，於此事我不作多想，只想陪著他度過這個難關。幸好天助自助人，我們的診所因爲外子懷以仁德的醫術，漸漸地熱絡了起來，我一人忙不過，於是同外子商議多請一名護士的計畫。這時，K 在原本服務的單位公務上欲振乏力，有意轉換跑道，我心想，何嘗不就請她來我們診所幫忙？於是美事促成，她也就成爲了我與外子事業上一雙不可多得的羽翼。雖然，在表面上我是好友 K 的老闆娘，她也對我待之以禮，但我心裡知道，這一切，無非不都是 K 這個福星給我的禮物？人生在世，知己難覓。有 K 這個不可多得的幸運星好友，我當然是要緊緊地抓在手心裡不放囉！

— 我將要成爲。

— K 的丈夫，雖然當初外子耗費心力治療，仍沒有辦法恢復該有的能力。但 K 也不因此沮喪，樂天依然。這幾年，K 的丈夫忽然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越變越娘。有一天就真的變成一個越娘。K 於是鼓勵她就開一間越南小餐館，我們兩人下班，也時常去吃吃河粉打牙祭，我和她丈夫，竟也成爲了無話不談的姊妹。最近，我們就這樣子，常常姊妹三人手牽著手一起在周末去市區看電影呢！

— 我將要成爲。

七、

必須有人持續地唱歌。

—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有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

— 昨夜，忽然夢見你。／唔，你返來了，我來給你放燒水。

—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唸書，我們便同行。

— 腎氣虛證，在腰痛病中出現時，表現爲腰痛痠軟，綿綿不絕，腿膝無力，過勞更甚，臥則減輕等特點，多因久病年高、房勞等因素，使腎氣虧虛所致。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腎主耳，腎虛則不上承而爲聽力減退。或曰，無虛不作眩，或曰，腎虛則水虧木搖，故眩暈。若在虛勞病中見腎氣虛證，出現頭暈耳鳴、聽力減退、腰膝酸軟、夜間多尿等症，治宜大補元氣。

— 唔，你返來了，我來給你放燒水。／本證通常應與腎陽虛證、腎氣不固證、腎不納氣證相鑒別。

— 久違的幸福，近得讓人哭泣。

— 腎家陰液不充，多有氣火外浮，隨經絡所過，發爲肌熱。腎陰虛證是指腎臟陰液虧損。虛火上亢而出現的一系列症狀的總稱。本證多因內傷勞倦，久病及腎，或溫病後期熱極傷陰所致。腎陰虛證常因人、因時不同表現亦不完全相同。如老年腎陰虛證，以齒髮早墮、便秘、尿澀滴瀝、耳聾耳鳴、眩暈等爲主要表現。

— 精液清冷，指精液稀薄清冷、量少而言。脈經稱精氣清冷，醫學入門稱精冷，古今醫鑒稱寒精，諸病源候論稱虛勞精少候。或由先天稟賦不充，或由後天房室不節，補腎、節制房室爲治療精液清冷症的主要原則。腎爲先天之本，中寓命門真火。故人身五臟諸陽，皆賴腎中元陽以生發，疾病發展到腎陽虛衰階段，常提示病情深重。在其病機演進過程中常伴見兩種情況：

— 能幫你的，也只有這樣了。

-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貼；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 本證通常應與腎氣虛證、腎陰陽兩虛證、脾腎陽虛證、心腎陽虛證相鑒別。
- 伸手，醒在黑夜裡，除了眼淚，只聽見窗外的雨。
- 一是由於腎中元陽衰微，陽氣不運，氣化失司，開闔不利，以致水濕、痰濁、瘀血等陰邪留滯，出現面色晦黯，精神萎頓，甚則神識昏蒙，眩暈，噁心嘔吐，尿少或尿閉，全身浮腫，舌質晦黯帶青等濁陰上逆之證。二是由腎陽虛衰，復因外邪直中，或汗下太過，或病久元陽漸竭，陽微陰盛，瀕於離決，出現大汗淋漓，汗出清稀而涼，畏寒踡臥，四肢不溫，神識昏蒙，脈微欲絕等陽氣欲脫之證。疾病至此，宜急挽垂絕之陽，救得一分陽氣，便有一分生機。腎之寒，腎之虛也，脈左右尺必遲沉，其症為命門火衰，為不欲食，為雞鳴泄瀉，為天柱骨倒，為踡臥厭冷，為奔豚。
- 我應該慶幸此生，曾經遇見你曾經愛過你。
-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走到那邊月台，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桔子往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桔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桔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裡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裡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裡，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八、

- 是夜，梳洗完畢，與外子倒臥在雙人床上。他娓娓道來與那一名黝黑青年之間所有的事情。他告訴了我，這就是未來的世界，在未來，我們事業上的一切，都將會輸給環境賀爾蒙。因為，這麼多年來我們所製造的毒物，人工的，影響了自然，大海或土地，環境賀爾蒙改變，雄性，正在自然而然的消失。公的鮭魚開始漸漸地不見，喝著海水的年輕鮭魚越變越娘，接下來是蜜蜂，或者牛，最後就會是人。殺嬰無用，世界會越變越娘，然後，女人向瘟疫一樣蔓延開來，等到那一天，或從一切改變的開端開始，這個世界，與泌尿科。
- 不再有關係。
- 執子之手，這一次我不用多想。我轉頭看著外子，熱淚含眶。我知道我也在改變，我會堅強，正在改變。我想我會變成，一個戰士，一個，一名，我將會，我將要。一名女戰士。對，我將要成爲，泌尿科戰士。

全劇完